

舜水遺書

一
函
十二冊

舜水文集卷二十五

明餘姚朱之瑜撰

雜著三 雜說雜題識

雜說

以銅爲鏡可以鑑容貌肅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辨幾微慎思永以人爲鏡可以審從違徵失得徹內徹外有初有終鏡惟三則德惟一自古聖賢未有不於此朝夕孳孳焉者余小子瑜髫年失怙未閑家訓昧昧而行荒忽耄老一跌之蹉喪厥終身可不懼哉

自書
堂額

仁者吾心惻隱之微而施之天下則足以保四海君子未嘗有四海之貴宜先具足保之體故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今天下有不忍於鱣鱔蚌蛤之戕其生而忍於殺人是亦不知務矣此謂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所貴乎擴而充之

義者萬物自然之則人情天理之公譬之水然或遇方而成珪或因圓而成璧若

舉事以求合乎義則土之型金之範矣非義也因時制宜而不失範型之意是卽所謂義矣羞惡之心爲義之端儻未嘗愼之於始而不勝憤忿之心或可謂之勇爾不可謂之義也

禮爲仁義之節文天倫秩序故曰天秩有禮又曰禮經國家定社稷衛民人利後嗣者也而或者以登降上下雍容愼齊當之果禮之實乎雖然執玉高卑以徵脩短氣揚視低以知姦回有諸內者必形諸外也行中采齊步中肆夏尙矣恭敬無實玉帛云乎哉

知爲是非之心知斯弗去甚爲平易切近人人可能非必其神而明之也故曰好學近乎知世乃以察察爲知非其本然矣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劉文成曰宰相者持心如水而已無與焉者也斯大知矣而或者乃以利昏之是豈其知弗若歟

信於四德非班也君子墮而埒之如天之有五行爵之有五等何哉蓋盟誓契而狙詐生如苟息之不背其君者亦庶乎其可矣獨不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乎延陵

公子心許徐君而脫劍以掛其墓樹信之大矣尾生與女子期待不至抱橋而自沒亦可謂之信與

古之人有言曰敬者德之聚也又曰能敬必有德又曰敬者禮之興也然則爲學之道舍敬何適哉不獨士大夫爲然也蘭陵令學業卽不敢言然猶曰敬事無曠豈有不敬而可言學哉

敬爲德之聚是敬乃德之本也敬爲禮之興是禮繇敬以行也緝熙敬止而無往不善君子以之自強不息奈何忽諸

德之忠莫大於敬而名之隳莫甚於慢故曰愒慢則不能理性君子以禮存心豈徒然乎

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法作事可思行止可度雖欲不敬其將能乎

敬之時義亦大矣非謂僂曲謹外貌足恭而已內以敬其心外以致其事孫卿曰敬職無曠敬事無曠敬百姓無曠夫敬而至於百姓其安所往而不敬哉能敬必有德豈不信然

劉忠宣公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誠則始終不忒表裏一致敬信真純往而必孚故曰君子誠之爲貴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至於事君則誠爲更亟矣蓋誠則勿欺勿欺忠之本也事幼君則誠爲尤亟矣進達善良屏絕敗類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舍誠何適耶然而自知人始知人其難矣哉子思子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焉有誠而患其不明者哉

以下雜書爲人

書源光國本悉著
乞書者名今省

書云甘受和白受采蓋言其量之可以益也謙者量之可益者也天道禍盈而福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故曰謙受益也滿盈者不損何爲慎之慎之

孔戡於爲義若嗜欲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怯逡巡如不勝此可謂勇所當勇而怯所當怯矣能柔能剛能弱能強君子之道也毅然特立有爲之士也儻繇是而進於學焉則爲曾子之所畏而邾射之所信無難矣

氣餒者自畫量狹者易盈蓋人之性慎重則苟安而明敏多矜詡今有材能穎脫又敬事而抑抑自持儻當路者知所以教育而甄別之不幾可用之才也乎

人生本然之體無有不明無有不強者有物蔽焉則昏有慾撓焉則餒然則如之何哉充之以學問而已矣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極而至於已百已千無時無地少有懈弛則蔽者盡徹撓者盡祛明德自明而強幹自植儻以生質諉也則終其身愚柔而已或以獷悍暴戾爲強者則不明更甚矣

先聖賢之相勸勉也曰學於古訓乃有獲今人才不逮先哲而事不師古是爲方員平直而無規矩準繩也有是理乎

敬教勸學建國之大本興賢育才爲政之先務寧有舍此而遑他事者乎舍此而營他事則僻邪誕慢之說競進而雜揉之矣欲求政教休明風俗淳美何可得哉世降俗薄生質漸漓不患不巧獨患不誠誠者作室之基培塿鞏固則堂構壺奧凌雲九層皆於斯託始焉子今者旭日之陽能潛心好學不荒於嬉超於世俗遠矣繇是全其誠而不已其何所不至乎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子其慎思之而可乎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非有他道也顧諟在茲其勿以儇巧琢之盡已謂忠推已謂恕固也此已果易盡哉仁義禮智天之所賦子臣弟友人所萃

於斯有歟焉尙得謂之忠哉老老及人幼幼及人卽盡其已而推之耳乃有舍其在我經營分外謂之何哉

帝堯以欽明作則舜禹益一廷授受已湯之敬躋文之敬止武之敬勝一也學問之道與將略通均有克敵制勝之功焉蘭陵論將略曰敬謀敬職敬事敬衆敬敵敵而敬則無乎不敬矣孫子曰智信仁勇嚴嚴者敬也敬則未有不勝者矣不敬則未有能勝者矣

人之所以多誤者恒繇動與譟耳若夫一心澄澈衆勢不擾能安能慮自然之理也萬物靜觀皆自得殆以是夫

天之降才亦甚異矣敏者見事風生或失則躁愼者長慮却顧或失則憊若夫愼密鎮靜而能迎機導窾英俊果毅本之持重安詳此殆全德矣豈謂好學而已哉所貴乎爲學者所以修身正行益智廣才也非徒庶民之子藉此以爲進取之地而公卿大夫士之子爲尤函丈之席爲益更大古語云遣子黃金滿贏不如教子一經豈無取而云爾哉世祿之家可以深長思矣

讀書之道所以端本善俗勵世磨鈍者也非獨君子之私業也人人皆有之學道以臨民則愛人學道以事上則易使親上之義明剛大之氣立上無土崩瓦解之患下無背公死黨之愆彼君子亦何爲不導之使學哉或曰讀書則風氣柔弱是乃倒行逆施之論也張睢陽過目成誦至於羅雀掘鼠猶然毗裂齒缺是可謂之柔靡乎彼不讀書而言勇不過粗暴爾已何能至於剛大也

書曰君子所其無逸夫以無逸爲之所則夙興夜寐出入起居無往而自暇矣臯陶之陳謨則無敎逸欲有邦益之贊舜則儆戒無虞罔遊於逸聖經垂範莫不如斯夫五官之用耳逸則聾目逸則眊心逸則放而無所不之天生民而使人君司牧之蓋將使其明四目達四聰日以一心周乎四境也豈使之耳無聞目無見安意肆志偃然於臣民之上哉然則無逸維何教孝教弟興賢舉善其大端也已守義者知有義知有非義擇一義而固執之也善矣何如君子之喻於義與義爲一乎

君子之心純乎敬者也敬天敬心敬大人敬高賢無地可容其慢易也然皆生於

敬天之一念矣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至人之樂繇乎內細人之樂繇乎外樂天樂道樂善不倦生乎內者也生乎內人尙不能知之況得而奪之乎

君子莊敬曰強小人則反是矣安肆而日偷也知此則知所以敬身之道矣

程子曰君子莊敬曰彊然則莊敬者非獨恭謙而已也乃所以自彊也乃所以敬其身也乃所以敬其親也故曰居處不莊非孝也

修身處世一誠之外更無餘事故曰君子誠之爲貴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舍誠而能行者也今人奈何欺世盜名自矜得計哉

不害其長即所以碩而茂之不抑耗其實卽所以蕃之順其天以致其性如斯而已矣是故小物也而可通於大道養民者亦知之乎

吾心本體原自純一物欲勞擾之則不空本來光湛物欲錮蔽之則不明是故虛則必靈虛已靈已嘗自惺惺自然不昧非釋氏之所謂空非釋氏之所謂明也學者舍其固有而求之外鑠何異提燈乞火矣

盡己之謂忠循己之謂私所爭毫釐之間耳而其德業所至禍福所基遂有天淵之隔凡百有位但當致其身以事其君幸勿徇其私而敗厥德也
藏身以恕終身可行任情自恕安肆日偷均是聖賢之道一轉移間遂分克念罔念之關學者果能嚴於攻己又能恕以及物爲仁之道其在是乎

書嘗陸國志

誌者志也所以記善惡端美刺昭勸懲以備他日史官采擇是與青史相爲表裏未可苟焉而已也今風俗一卷網紀乖謬武勇開亂賊之源帶卜藉淫奔之口忠孝不宜著賣官鬻爵之事獎離母還俗之徒丸子部婦人吉美隻酒田麻呂孝行未有所實惟石瀨與一太郎一事差足壯忠貞之膽廣聽納之途遠遊巡禮一欸存之以見土人好尙不足爲風俗之尤

論墳塋事宜

墳與圍墻等事八九年前曾以砂土樹木作一式應在人見道設所昨粗作一圖令今井小四郎封上曾轉呈否其中有未盡事宜茲又逐項奉復

墳 古人用槨幹則是板築今人覆土但令堅實而已未嘗踴躍築埋故無三斬板之說

圍牆 古人塚石密甃頗爲堅固近時堪輿家以爲墳上用石多則煞氣重且來龍不宜以大石壓之是以七八十年來惟堆垛碎石罕有細石作圍牆者雖諭葬墳營亦自減省蓋甃石先須掘塹打樁下脚須實稍虛便傾頽矣誠爲不宜碎石則兩面密砌中實以土不必掘溝不必打樁似乎氣脉潛通有力者用水裂紋力薄者隨方砌密而已水裂紋用油灰做縫

圍牆 高下視其墳之大小墳高者半之或六尺墳卑者牆與墳平凡牆皆後高前下漸漸而低至攔土邊高者三尺而止其牆下厚上薄約三尺四尺上止尺餘用琢石板蓋頂有式四牧圍牆下脚去墳堆下脚止二尺三尺不可廓落通一人左右旋而已

界水 凡山開鈴結穴必有來龍左右龍虎護衛遂有界水界水須要分清既不
可當水道開壙亦不可使界水侵入明堂漢書所謂裁令流水而已制令流水

而已卽此也惟以高燥爲主高燥者比兩邊稍高隱隱隆起自然穴中乾燥堪與家有高一尺爲山低一尺爲水之說不可獻於頂上使左右後三方之風衝激大爲非宜

開壙 必取藏風納氣之所蓋風不侵射則氣聚也入窩中有暖氣者乃爲吉地則先人安厝此中自然平穩有葬後棺木傾側顛翻者地風也不吉做墳貴緊湊不貴曠蕩凡穿土砌槨做圍墻事事皆然

拜壇 三級或五級用琢石密砌不妨蓋煞氣鎮住則生氣不走也堪輿家言寧可千人頭上踏不可一人脚下拔亦是不肯洩氣之意

以上諸項但言兆域之中而已若夫神道華表等事尙須別陳

雜題識

題神農像

按諸文原本皆題曰贊今按其文實非贊體蓋隨筆題識之辭故悉編入此類

不能行二帝三王之道而率繇上古不能遵周公孔子之教而遠遡神農其亦丹青之家之好爲龍虎乎然播厥百穀而烝民有粒食之慶辨茹藥物而生人損疾

疾之憂功在萬世又胡可得而泯焉

誕降嘉種樹藝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兆民免茹毛飲血之苦遠瓜牙角距之害其功猶小至於五品親遜百行事興開物成務裁成輔相俱於農焉基之其功豈不侔天地哉乃聖乃神未足揄揚其烈其心猶以爲未慊也手不釋耒耜之勞口不釋嚼咀之瘁且遇七十二毒而不悔較之股無胈脛無毛其桎梏天下者孰多哉

穀居六府之殿實總三事之權非穀則生無以厚用無以利而德無以正

今按正當作立

疑

此生之常也若夫生之變則非梁肉之功矣是故通之於飲食之外窮之於草木金石之間品其寒熱溫涼之性調其君臣佐使之宜所以衛民之生也農則神而藥則師聖人之憂民乃如此哉

題太公望像

作聖以德其次以才然亦有時與命焉讀大禮尙賢發啓順啓諸書允師允尙允父矣獨何以不大用於帝乙承烈傳巖乃巧藉於商辛同功伊鼎非時有遇有不

遇哉使僅賦以中壽不有東海西伯以發其光則朝歌之屠夫磻溪之釣叟已爾彼躬聖人之德具命世之才而名湮滅者豈惟一人赤烏啓瑞青社傳家莫非天也

太公望爲朝歌之佐屠老婦之出夫而棘津送客之舍人亦奇窮矣一旦達而爲帝王之師遭際豈不異哉禮者發揚蹈厲世傳三略六韜似乎謀勇兼資之士至於大禮上賢發啓順啓諸書吾受而讀之非聖人不能幾此及天子齋沐而問道公南面而告之也曰敬曰義曰勝未嘗有幽深玄遠之言以驚世駭俗後之驚爲驚世駭俗之言必其內之不足者也

題周公像

自周公沒而聖人之道不行非無聖人也聖王不作則聖人之道不可得而行也龍興而致雲雕虎嘯而清風生蓋儒者之道必有藉乎時與位之大人矣故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能作禮樂焉孔子志大道之行而東周不可爲因自傷曰久矣不復夢見周公余少也悅周官周禮慨然欲親見之不幸罹此大故乘桴而

東乃於此拜公之威容儀表衮衣在東赤舄耀日意者夢見之乎公之時箕子居朝鮮八條之教興至今有遺風焉近者曰國敦詩書說禮樂禮樂詩書周公之道也若能修而明之其治豈有量哉

聖像

子在川上圖

往而不可返者年也至不可加者日也盈科而進成章而達苟爲無本涸可立待大禹聖王致惜寸陰孔子聖人與懷流水學者悠悠歲月逝而弗悔亦獨何歟世之人艷稱聖人可旦暮而弋獲而夫子之道必繇家庭日用君臣父子達道達德身體力行銖積寸累善信美大而後幾於聖神則頓與漸相萬萬也世之人競談禍福功罪可顛倒於俄頃而夫子之道必曰人心道心兢兢業業不敢逸豫不敢怠荒於是乎有諍臣諍子嚴師益友補其闕遺掖之大道而後臻於粹美其有作不善者不惟降之百殃而且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則懼與恃相萬萬也宜乎不爲世之微倖欲速者所喜也幸而夫子之道事事有據言言可徵如取火於燧而取水於方諸不爽銖銖毫髮有志於治國平天下者舍此其道無繇也不然其

爲世所弁髦敝展而唾棄也久矣

仲尼之道大則則天明則並日有心以援溺無位而憂時表章六經不承七聖覆冒八荒焜煌九有豈形容彷彿之可肖語言文字之可盡支流小道之可擬議哉然在中國帝王之治或有盛衰則仲尼之道固有明晦況在日本國小而法立氣果而輕生結繩可理畫地可牢前乎此未聞有孔子之教也故好禮義而未知禮義之本重廉恥而不循廉恥之初一旦有人焉以孔子之道教之行且民皆堯舜比屋可封寧止八條之教朝鮮而已哉近於海舶中多購得書珍藏者侈爲美觀記誦者亦成書籠其君其相及其通國之豪傑均未聞有作而興之者瑜今年從交趾復來日本得崇信仲尼者三人焉其二乃在父子夫家學淵源貽謀式穀誠非異事然其俗尙浮屠千年沈錮而獨有此二人者卓乎特立眞乃是父是子矣誠而明明而誠聖人也進以禮退以義聖人也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聖人也達欲兼善天下窮乃獨善其身聖人也滔滔皆是不忘悲天憫人聖人也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聖人也陳善閉邪格君心之非而使天下蒙其福聖人也不怨不尤下

學上達世莫宗予矣而後代之帝王宗之知我其天乎而千百世之英賢明哲愚夫愚婦以及於薄漚內外莫不知之舍此不圖而圖之於章甫縫腋堯顙禹腰蓋亦未矣即使形容甚似陽虎不啻貌似孔子乎

傳聖人者要在傳其誠與明不在傳其音與聲求聖人者但當求之學與教不當求之笑與貌苟能見之於羹見之於墻是卽所謂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三王畢素王出亘萬古教惟一文彬彬本忠質上律下襲憲章祖述滔滔已知皆是乃周流無失舉世雖莫宗予寧敢自遑暇逸浮海藉曰乘桴居彛且以永日疑爲天下之清終是聲名洋溢

題聖像合圖四配

孔子集百王之大成道則高矣美矣然則其道可能乎不可能也則及門不宜有顏曾而私淑不宜有孟子與如可能也則至親莫如父子何以不傳之伯魚而子思子復於曾氏得其宗可見好學與不好學存乎其人矣非天之所以得而私之也非父與師之所得而私之也